

桓子新論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問經堂

輯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吳高時顯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盡造

桓子新論序

後漢桓譚字君山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其分篇有本造王霸求輔言體見徵謹非啓寤祛蔽正經識通離事道賦辯惑述策閔友琴道具見於范史本傳及章懷注譚書本十六篇光武勅言卷大令別爲上下故自王霸至辯惑皆分二篇惟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以成二十六篇隋書經籍志及新唐志俱稱十七卷蓋仍依十六篇爲卷並目錄爲十七耳古書多列志中其多宋史藝文志不載譚書晁公武陳振孫亦皆未言及則其亡軼當在南宋時裴松之補注蜀志引琴道篇語而不著琴道之名以文選注所引琴道證之固確然可據也本傳言琴道篇未成蕭宗使班固續成之注引東觀記曰琴道但有發首一章今緝逸篇雖於君山孟堅之文未分朱紫然既有選注足據欲臆爲分列恐蹈武斷之弊且如史記正義引三皇道理五帝德化三王仁義五霸權智初學記云王道之主德統乾元太平御覽云孔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此類以入王霸篇尚顯而易信又漢書注云古孝經異字四百餘經典序錄言穀梁多有遺文公羊彌失本事史通稱左氏於經猶衣之表裏北堂書鈔曰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諸語今以入正經篇亦或與桓子有合若選注漢高建立鴻基侔功湯武藝文類聚及御覽引論漢孝文孝武帝事末皆云此通而蔽者也既似王霸篇語又似祛蔽篇文是

將焉歸乎他如本造求輔等目僅觀篇名而不得其詞則尙不知所謂何能一一強分也宋汪晫編曾子思子以強立篇名爲通儒所識豈可循其覆轍哉陶宗儀說郛所引新論二十七事其書不足據故未採錄本傳述譚歷官始末自西漢成帝時以父爲大樂令任爲郎歷哀平至王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拜大中大夫光武即位徵待詔後拜議郎給事中出爲六安郡丞茲以新論考之譚自言爲黃門郎見乘輿鳳蓋之屬及爲奉車郎承命作仙賦畫甘泉壁又典漏刻參晷景衛殿中小苑西門同時郎有冷喜佐有梁子初揚子林期門郎則有程偉至其爲典樂大夫以與典樂謝侯爭驪坐免此皆可與本傳互證者也御覽載陽城張衡蜀郡王翁與譚俱爲講學祭酒此則本傳所未載可補范史之闕也至於方士王仲都董仲君與侍詔景子春善占事范史方技列傳皆闕遺其人葛洪神仙傳張華博物志所載王仲都能忍寒暑並資於新論梁劉勰文心雕龍稱秦君延注堯典文繁亦譚之所說也馬遷史記其太史公語乃東方朔所加譚以前未有此論王伯厚亦以連山易詳歸藏易簡語未詳所據蓋譚博學多通所見多後人未見書焉善鼓琴好音律故特著琴道篇能文嗜古數從劉歆楊雄遊辨析疑義古論中屢稱子駿子雲至欲以太玄次五經是亦可以徵譚之學術矣王充論衡深譽君山之論爲不可及新論之名譚以爲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而作今新序新語四庫列於儒家惟茲逸篇亦隋唐志中儒家之流何可不急爲

搜存俾與劉賈二書並行於世也。

考證

王充論衡超奇篇曰：桓君山作新論，論世閒事，辯昭然否，虛妄之辭，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陽城子長楊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

嬌渺之才。

又曰：桓君山易晁錯之策爲新論，共一思。

佚文篇曰：挾君山之書，富於續猗頓之財。

定賢篇曰：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

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識，則君山漢

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

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

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

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

也。

案書篇曰：董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

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

而君山之論難追也。

又曰：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

類也。

又曰：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

對作篇曰：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

葛洪神仙傳曰：王仲都漢人也。桓君山著新論，稱

其人。張華博物志辨方士篇曰：劉根不覺饑渴，或

謂能忍益虛。王仲都當盛夏之月，十爐火炙之不

熱。當嚴冬之時，裸之而不寒。桓君山以爲性耐寒。

暑桓君山以無仙道，好奇者爲之前者已述焉。桓

山原本作桓

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曰：若秦君延之注堯典十

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

差學章句。

秦君延讀書載文志

金樓子雜記篇曰：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

雄有太玄經，楊泉又有太玄經，談者多誤，動形言

也。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有太玄

經，何處復有太玄經？此皆由不學使之然也。

林寶元和姓纂卷二支韻曰：桓譚新論，有時農，又

魚韻曰：新論有通人如子禮。

章懷後漢書桓譚傳注曰：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

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謹非七啓寤八祛蔽九

正經十譖通十一離事十二消賦十三辨惑十四

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

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勅言卷大令皆別爲

上下，凡二十九篇。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

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殷易簡，未詳所據。

又曰：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

子初揚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

目錄

本造篇

篇

王霸篇

上

求輔篇

下

言體篇

上

見徵篇下

讐非篇下

卷之三

正經篇下

識通篇

離事篇

道賦篇下

辨惡篇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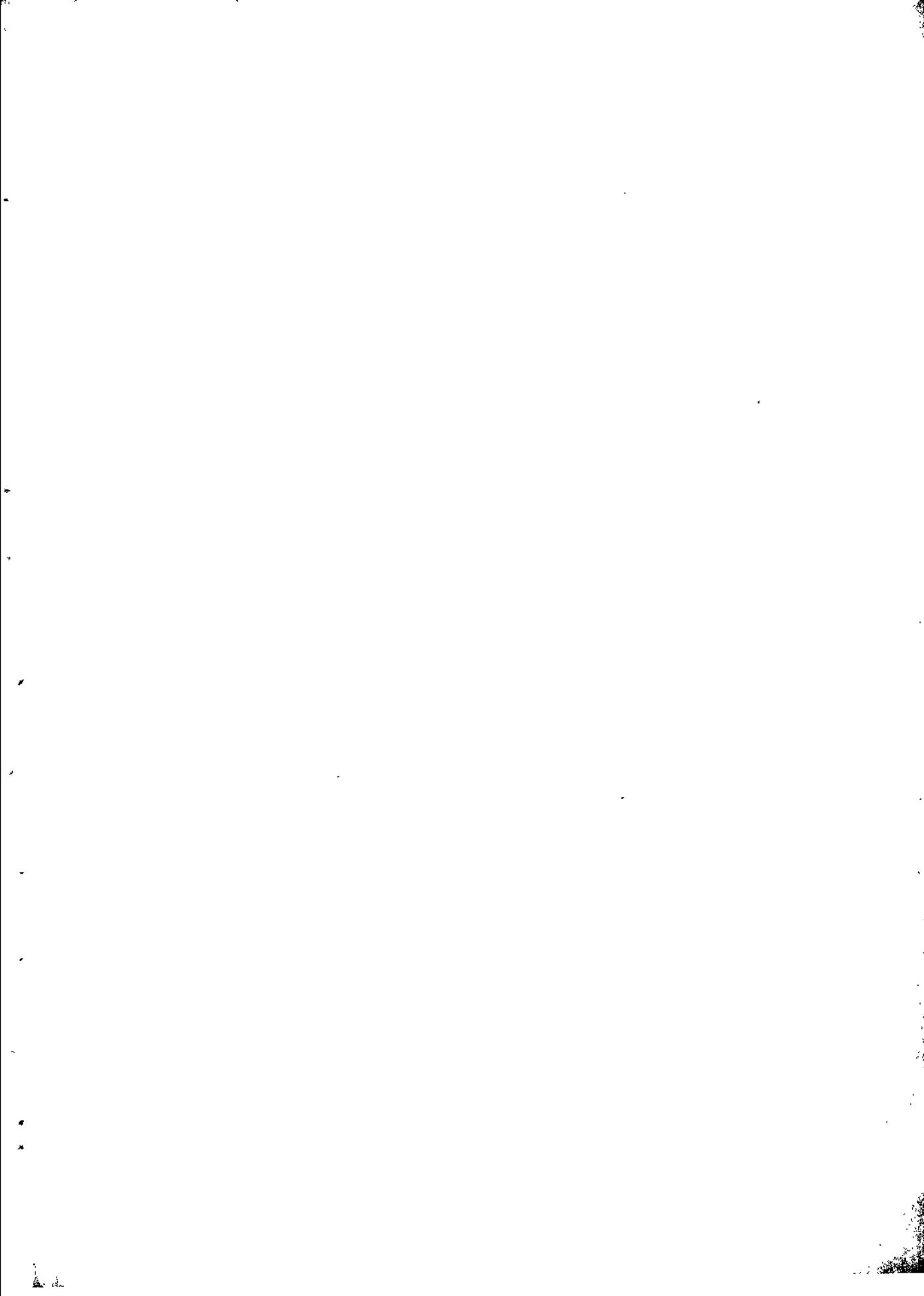
閔友篇

琴道篇

後漢書

卷之三

章一



桓子新論一卷

潘陽孫馮翼輯

琴道篇

琴道篇二十一名見司馬文正公集不著篇名惟編於卷首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攢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譖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鄰入用掘穴爲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誤詔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野遊則登平原馳廣囿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卽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天道不常威寒暑更進還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躡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歎

歎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卻正傳注又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注琴道曰雍門周曰水煙則勝龍舟張景陽七命注同引此句又潘安仁笙賦注琴道曰雍門周見孟嘗君後錢故富而今貧是難問琴而孟嘗君若流拂又江文通恨賦生則謂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周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無故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鄰入用掘穴爲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誤詔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野遊則登平原馳廣囿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卽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天道不常威寒暑更進還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躡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歎

按裴松之注弓琴道篇語最整而不標篇名李善選注所引入事並標琴道之名其未標者亦八事而皆雍門語則固可互證也其字句與裴注間有小異乃徵引傳寫之差池耳

琴有伯夷之操夫遭遇異時窮則獨善其身故謂之操文選張良遺燕城賦注琴道語又司馬長卿長卿賦注琴道語

伯夷操以鴻鴈之音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琴道語

下徵七絃總會樞極文選注上

堯陽遠

一作遠一作遠

則兼善天下無不端暢故謂之

堯陽遠

王大作堯遠一作堯遠

則兼善天下無不端暢故謂之

微子操微子傷殷之將亡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

琴作操

琴作操

操

舜操者昔虞舜聖德元遠遂升天子喟然念親巍巍

上帝之位不足保援琴作操

琴作操

操

大聲不振華而浪漫細聲不湮滅而不聞

文選成公子

安嘗賦牛首

已上文選注引琴道九事

琴神農造也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

周易王玉

八音廣播琴德最優

琴清安

琴隱長四十五分隱以前長八分

神農作琴

昔神農氏繼文羲而王天下上觀法於天下取法於

地於是始削桐爲琴練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

合天地之和焉

蘇文類聚卷四十四樂部文選

希遠月賦廿六白頭吟注太平御覽卷五

八音之中惟絃爲最而琴爲之首

周易王玉

御覽卷五十六樂部文選

樂部一百四十四樂典

五絃第一絃爲宮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

絃以爲少宮少商說者不同又琴之始作或云伏羲

或云神農諸家所說莫能詳定

百四十四樂典

昔夏之時洪水懷山襄陵禹乃援琴作操其聲清以

北堂書鈔

平叔景福殿賦注曰夏禹之時洪水

益潺潺湲湲志在深河

北堂書鈔

平叔景福殿賦注曰夏禹之時河水

五聲各從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宮居中央而兼四季以五音須宮而成可以殿上五色錦屏風諭而示之望視則青赤白黃黑各各異類就視則皆以其色爲地五色文飾之欲爲四時五行之樂亦當各以其聲爲地而用四聲飾之猶彼五色屏風矣

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夙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告之曰爲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

晉文王操者文王之時紂無道爛金爲鎔溢酒爲池宮中相殘骨月成泥璇室瑤臺藹雲翳風鐘聲雷起疾

動天地文王躬被法度陰行仁義援琴作操故其聲

紛以擾駭庶震商

已上十三事王篇選注及初學記諸書均不標琴

已上十三事王篇選注及初學記諸書均不標琴

道篇名因類附錄之以成一篇其餘本造王霸等十五篇不能臆爲分列姑依弓書先後次第編之

如左

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衆約盟誓謂之伯王者往

已上三十五事。意林引其中別見于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者一十五事。其徵弓字句多差池。不同語亦詳略互異。今並錄之。以備參攷。對敵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水雨所以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

天稱明故名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卦
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
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方策天云：‘吾子之言，以爲不爲，則有大明也。’故名曰昭臺。

宜得大賢智乃可使處議持平

王莽時置四海郡令其吏皆百石親事一曰爲四百石二歲而遷補官古漢注

桓譚謂揚雄曰吾之爲黃門郎居殿中數見輿畫玉
璽華芝及鳳凰三蓋之屬皆玄黃五色飾以金玉翠

此句又文選顏延年遊曲阿後湖詩注同又宋孝武宣貴妃錢注引乘之屬玉筆作玉瓜並劉昭翹翼又章懷後漢書班固傳注亦引此二云乘車玉瓜華芝及鳳凰三蓋

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窈窕好容質性嬪佞集解史記

卷十一

桓子新論

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墨者也。

選注無取吳下蔡四字

更始

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墨中死。

選注多末三句

皆生。

史記集解卷九

又太子御覽卷一百五十三工藝部

夫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伯此天下君之

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理

聖御覽作治原本當是治子史記卷一百五十三工藝部

而五

帝用德化三王以仁義五伯

作猶御覽

以權智其說之

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

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

之伯

史記止義卷五秦本紀太平御覽卷七十一皇王部

太史公造書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署其下

太史公者皆朔所加之者也

史記秦漢卷四秦武紀卷一百五十三太史公自序

武帝出璽印石財有兆朕子侯則沒印帝畏惡故殺

之

史記止義卷五秦本紀太平御覽卷七十一皇王部

關並字子場材智通達

漢書卷八十五

張戎字仲功習灌漑事

漢書卷八十五

韓牧字子台善水事

漢書卷八十五

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間曰何因至

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

臣導引無所服餌

漢書藝文志注又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三人事部卷一百四疾病部并引余前爲十

翁典樂大夫得樂家書記當時樂人竇公年百八

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間曰何不服食而至此耶

竇公年百八十三失明父母教爲樂日講書以爲常事臣導引無所服餌也竇公

少盲專一內視故有此壽譜以爲少盲極自樂所以益性命也

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漢書卷八十五

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

漢書卷八十五

曰若稽古三萬言

漢書卷八十五

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

漢書卷八十五

急水瀆河又載文類聚卷九水

漢書卷八十五

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

東京賦注

善相馬者曰薛公得馬惡貌而正走名驥子

文選左太

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

載文類聚作逸人

都詔

問何所能對曰能忍寒暑

此下載文類聚因爲待詔

乃以隆冬盛

寒日令袒戴駟馬於上林昆明池上環冰而馳御者

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於池臺上曛然

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

汗

水經渭水注又二輔黃圖卷五引至曉然自若句止又載文類聚卷五歲時節惟子犯喜一事宜忍寒數語未引又初學記卷三歲時節太平御覽卷二十一時序部卷三十四條序部卷一百五十一器物部皆引之而語並簡略

莊尤字伯石

後漢書光武紀注

揚雄作玄書以爲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

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屬萬類王政人事法度

故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玄玄經三

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

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以

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

損益以三十五蓍揲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

後漢書董衡傳卷二十八胡三者注

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

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

本事矣

陸淳經典序錄卷一百五十三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劉知幾史通卷十四外篇

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

也

太平御覽卷六百五十舉部

古論語與齊魯文異六百四十餘字

序錄

董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椒風

又宋孝武宣貴妃錄注

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

東京賦注

善相馬者曰薛公得馬惡貌而正走名驥子

文選左太

一〇

注

道路皆蒿艸寥廓狼籍

文選卷上差

楊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

卒甘泉賦注雲

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凝

文選郭景純江賦注顏延年五君詠詩注兩元

注釋任彥昇爲下柳謝修下忠貞墓

謂揚子曰吾數見乘輿錦繡茵席

文選潘安仁賦注

桓譚嘗欲從子雲學賦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

譚慕子雲之文嘗精思於小賦立感發病彌日瘳

桓譚嘗欲從子雲學賦子雲曰能讀千

文選陸士衡賦注顏延年賦注

桓譚嘗欲從子雲學賦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

譚慕子雲之文嘗精思於小賦立感發病彌日瘳

黃門鼓吹者有任真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

聲文選山海詩注

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二十萬藏於都內

長安王元

周易曰肥遯無不利

華子山房詩注

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

也文選劉越石勸進表袁彥伯三國名臣序

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

下辭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

示衆士而莫有能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

也

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

美則對屠門而大嚼

也

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

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

也

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爲世俗所遺

失焉文選陳子良賦注

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

也

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

文選班孟堅集序注

也

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

皇后紀論注

也

文選範著宋論注

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

文選範著宋論注

子貢對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

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

昔周公光寵周道，澤被四表。

文選范仲公

治獄如水。

文選范仲公

昔孝成帝時，余爲樂府令。凡所典倡優伎樂，蓋且千

人。

北堂書鈔卷五十五

茂陵周智典定文義。

北堂書鈔卷六十八

諸儒覩春秋之文錄，政治之得失，以爲聖人復起，當

復作春秋也。余謂之否。何則？前聖後聖，未必相襲也。

北堂書鈔卷九

余少時好離騷，博觀他書，輒欲反學。

北堂書鈔卷九十一

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下至婦

女，無不讀誦。

北堂書鈔卷六百一十

高君頗知律令，嘗自伏寫書著作郎，哀其老，欲代之。

不可云我躬自寫，乃當十遍讀。

北堂書鈔卷一百一十四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於太卜。

北堂書鈔同上

余少時爲奉車郎，孝成帝幸甘泉宮，欲書壁爲之賦。

以頌美二仙之行，余承命爲作仙賦，以書甘泉之壁。

北堂書鈔卷一百一十五

周亞夫嚴猛，吼可謂國之大將。

北堂書鈔卷一百一十五

勳如雷震，住如岳立，攻如奔電，取如疾風，前輕後重。

北堂書鈔卷一百一十六

內實外虛。

北堂書鈔卷一百一十六

君太子曉習萬劍之名，凡器遙視而知，不須手持熟察。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一

楚之鄂都車，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爲朝衣鮮。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

而暮衣弊。

北堂書鈔卷一百七十六

余爲郎典漏刻，燥溼寒溫，輒異度，故有昏明晝夜，參

以晷景。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

王朗棲頭陀寺碑文注

以晷景。

北堂書鈔卷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二天部曰：晝日參以晷景，暮夜參以星宿。

北堂書鈔卷二十二

太原咸奉介君之靈，至三月清明，斷火寒食。

北堂書鈔卷一百一

漢書周易傳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饋，一百日食莫敢燃燭。

北堂書鈔卷一百一

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馬，人不能屬。後乘白馬，無

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

北堂書鈔卷一百一

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卽位而開發

大志，考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招選

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輿起六蓺，廣進

儒術，自開闢以來，惟漢家爲最盛焉，故顯爲世宗，可

謂卓爾絕世之主矣。然上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又

乃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西夷大宛國有名馬，卽大

發軍兵攻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疋耳。又歌兒

衛子夫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卽

立子夫，更其男爲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衛后以憂死。

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

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

亡不可勝數此所謂通而蔽者也。

藝文類聚卷十二帝王部太平御覽卷八十八

計時部

古令卷十三帝王部又北堂書鈔卷十二帝王部曰考合

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

藝文類聚卷十二帝王部太平御覽卷八十八

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環壅之名曰辟雍

卷三十八禮部太平御覽

鄙人謂狐爲狸以瑟爲笙箇此非徒不知狐與瑟乃不知狸與笙箇也。

藝文類聚卷十四樂部

余歸沛道疾蒙絮被絳罽簷綸乘駢馬宿東亭亭長

卷三十九樂部

疑是賊發賊夜來余令吏勿屬乃相問而去。

藝文類聚卷七十五樂部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直而積薪在傍謂曰此且

卷七十五樂部

有火使爲曲突而徙薪鄰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鄰家

卷七十五樂部

救火乃滅烹羊具酒謝救火者不肖呼。

卷七十五樂部

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

卷七十五樂部

而貴末也。

藝文類聚卷八十八火部又初學記卷一十一樂部

劉子駿信方士虛言謂神仙可學余見其庭下有大榆樹久老剝折指謂曰彼樹無情然猶朽蠹人雖欲

卷七十五樂部

愛養何能使不衰。

藝文類聚卷八十八木部

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

卷九十五樂部

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

卷九十五樂部

目不足示也。

藝文類聚卷九十五樂部

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驥驥驥

卷九十五樂部

驥牛譽郭板丁櫟

藝文類聚卷九十五樂部

日從天元以來訖十一月朔朝冬至日月若連璧

卷九十五樂部

晝夜欲爲世人立紀律以垂法後嗣余難之曰春秋晝夜欲等平旦日出於卯正東方暮入於酉正西方今以天下人占視之此乃人之卯酉非天卯酉天之卯酉當北斗極天樞樞天軸也猶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移天以轉周匝斗極常在知爲天之中也仰視之又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斗南如蓋轉則北遺近南道遠彼晝夜數何從等乎子雲無以解也後與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背有頃日光去背不復曝焉因以

示子雲曰天卽蓋轉而日西行其光影當照此廊下而稍東耳無乃是反應渾天家法焉子雲立壞其所作則儒家以天爲左轉非也

太平御覽卷一千一百一十五引

子雲傳

御覽卷六十一

子雲傳

御

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升舟而得魚則地應也燎祭降
烏天應也二年聞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抱樂器
奔周甲子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
於南郊牧野從天以討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

平太
御覽卷三百
余嘗與郎冷喜出見一老公糞上拾食頭面垢醜不
可忍視喜曰安知此非神仙耶余曰道必形體如此
無以道焉

八十二
御覽卷三百
以賢代賢謂之順以不肖代不肖謂之亂

四百二
御覽卷

諸言三歲學不如一歲擇師

太平御覽卷四
百四十一
人事部

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雖咸有天才有皆
年七十餘乃升爲王霸師

費列

楊子雲何人耶答曰才智開通能入聖道漢興以來
未有此人也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一
人事部

又王充論衡超奇篇曰十公子皆名相君山以楊子雲君山
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若山差之可謂得亭亭矣

國師子駿曰何以言之答曰才通著書以百數惟太史公

廣大其餘穀殘小論不能比之子雲所造法言太玄

經也人貴所聞賤所見也故輕易之若遇上好事必
以太玄次五經也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一
文奇部

公孫龍六國辯士也爲堅白之論假物取譬謂白馬
爲非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行也色非

形形非色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一
人事部

袁帝時有老人范蘭言年三百歲初與人相見則喜
而相應和再三則罵而逐人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一
人事部

昔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廷中丞相語次言聞梟生

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寧然耶有德賢者應曰但聞
烏子反哺耳丞相太尉自悔其言之非也郡士皆少
丞相而多彼賢人之言有益於德化是故君子掩惡
揚善鳥獸尙爲之謹而況於人乎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
人事部又卷九百二

下余上章言宣帝時公卿大夫不相諱及曰聞梟生子長且食其母

然非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
人事部又卷九百二

鄙人有得挺生肉醫也醫而美之及飲惡與人共食即
小唾其中而共者因涕其醬遂棄而俱不得食焉彼
亡新王刺欲取天下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
愛不宥子是昔唾挺之類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
人事部又卷九百二

余前爲典樂大夫有鳥鳴於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
爲憂懼後余與典樂謝侯爭鬪俱坐免去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
人事部又卷九百二

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齋戒潔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
人事部又卷九百二

鮮以祀上帝禮羣神躬執羽絨起舞壇前吳人來攻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
人事部又卷九百二

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
人事部又卷九百二

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吳兵遂至俘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
人事部又卷九百二

獲其太子及后甚可傷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
人事部又卷九百二

王莽起九廟以銅爲柱甍帶金銀錯鏤其上也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
人事部又卷九百二

楊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
人事部又卷九百二

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雄察達聖道明於死生宜不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
人事部又卷九百二

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
人事部又卷九百二

致困貧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
人事部又卷九百二